

汉族儿童“吗”“吧”问句的发展

唐志东 李宇明

一 解 题

1.1 研究对象

依据一般的看法,汉语的疑问句可以分为是非问、特指问和选择问三类。是非问中有两种主要格式:一是句末带有“吗”“吧”“啊”等语气词,一是句末不带语气词。本文讨论的是句末带“吗”或“吧”语气词的是非问。带有“吗”的称为“吗”问句,带有“吧”的称为“吧”问句。“吗”“吧”所附着的结构不含疑问词或疑问形式,称为“非疑问形式”,记作W;因此,“吗”问句和“吧”问句又可以记作“W吗”和“W吧”。

研究儿童问句的发展,可以有理解和产生两个角度,本文从产生的角度来研究。儿童使用的语言,有的是临时模仿性的,有的是自然发生的。临时模仿性的语言,虽然是自然发生的前奏,但它必然还不能算作儿童已经习得的语言,因此本文只研究儿童自然发生的“W吗”和“W吧”。

1.2 语料

本文研究的语料是D、T两个儿童自然发生的语料。D,女性,家庭语言背景是河南话,她平时讲普通话。D的语料是用日记法获得的,研究者每天随机对D的

语言作出记录,用日记的形式保存下来。日记法的好处是,它可以保证语料的自然性,由于每天观察记录,可以较清晰地刻划出儿童语言发展的轨迹,而且节约费用;不足之处在于,不便于进行定量分析,不便于对一些语音现象作反复考察,而且可能会漏掉一些有价值的语料。T,男性,父亲母语为粤方言,母亲讲武汉话和普通话,他自己讲普通话。T的语料是用定时录音法获得的,即研究者在每月的最初一周内录下四小时的自然话语,然后及时整理出来。定时录音法好处是,可以保证语料的自然性,便于作定量分析和对于语音作反复考察,把每月的语料都当作一个语言系统来描写,并把数月的材料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观察到儿童语言系统的嬗变轨迹;不足之处在于,如果儿童语言在一月之内有数次变化,就可能漏掉一些关键环节。日记法和定时录音法相互取长补短,基本上可以保证语料的研究价值。

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一样,带“吗”和“吧”的句子有疑问句也有非疑问句。沈炯先生(1985)通过语音实验测定,无疑问词疑问句的基本特征,是句末音域下

限较高,“W吗”音域下限的提高是在W的末音节处。这一测定表明,是非问的W末尾在听感上是一个高调^①。我们对儿童语言的观察与此相符,儿童带“吗”、“吧”的句子,大致说来句尾有高调 and 低调之分,凡高调都表疑问,低调不表疑问。不过,儿童的句尾高调包括“吗”和“吧”,而限于W的末尾。我们主要使用句尾高调这一标准来识别本文所要讨论的两种问句。

至于在这两种问句中,“吗”“吧”是不是负载疑问信息,是不是具有疑问语气词的资格,本文暂不讨论。因为学术界对此有较大分歧^②,若考察儿童语言就更复杂,需专门讨论。所以,本文中的“吗”“吧”只起廓划研究语料范围的作用。

1.3 本文主要讨论:1、“吗”问句的发展;2、“吧”问句的发展;3、“吗”“吧”问句使用上的S型期望。在方便的地方,也对“吗”“吧”问句的发展作些比较。

二 “吗”问句的发展

儿童“吗”问句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2:3为发生阶段^③;2:4~2:10为发展阶段;2:11以后为成熟阶段。

2.1 发生阶段

发生阶段是儿童开始使用“吗”问句的阶段,此阶段有较为明显的两个特点。第一,数量少。T在2:3的四小时录音中只出现了两例:

(1) [T边摆弄油漆盒子边说:]我放这个……(录音不清),对吗?

(2) 爸爸,我叫×××(T的名字)吗?

D在2:1~2:3三个月的随机记录中,只收集到了七例:

(3) 帮帮忙好吗?

(4) 怎么办?帮帮忙好吗?

(5) 是牛奶吗?是的。

(6) 妈妈尝尝,好吗?

(7) 妈妈,这不中写、不中用吗?

这有字。

(8) 妈妈,你能上来吗?

(9) 是这样吗?

这些数据当然不是说儿童在此阶段只自然发生了这几个“吗”问句,但能说明此阶段儿童使用“吗”问句的频率很低。

第二,“吗”问句以低疑问句为主。任何问句都有一定的疑问程度。疑问程度是指问话人对所问内容的了解程度,具体到是非问句来说,就是问话人对W所了解的程度。我们用三级来刻划疑问程度:当问话人对W的是或非没有了解时,是高疑问句;当问话人对W的是或非有所了解时,是低疑问句;当问话人对W的是或非完全了解时,是无疑问句^④。例如“你喜欢吃苹果吗?”这句问话,如果问话人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吃苹果”,这句问话就是高疑问句;如果问话人知道“你可能喜欢吃苹果”,这句问话就是低疑问句;如果问话人知道“你喜欢吃苹果”,这句问话就是无疑问句。

问话人使用高疑问句,是为了获取有关W的信息;问话人使用无疑问句,不是为了获取有关W的信息,而是表示诘难或委婉的折使、商议,或仅仅是要求对方的认可;问话人使用低疑问句,是为了补足有关W的信息,但是有些疑问程度很低的疑问句,其作用近乎无疑问句,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听话人给以证实,或是征求意见。

从疑问程度来看,此阶段儿童的“吗”问句以低疑问句为主,但也有少量的高疑问句。(1)(3)(4)(6)儿童先提出一个命题或请求,然后用“对吗”

“好吗”附加提问,要求听话人发表一下看法,属于疑问程度很低的疑问句。在(2)中,T是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的,这里的提问只是要求“爸爸”给以证实。

(5)中D已知道这大概是牛奶,但还不太肯定,提问的目的是想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所以提问之后她自己又说“是的”

(7)是一个就目标语言来看不太合格的句子,但表达的意思还是可以理解。D平时已经养成了不准乱用爸妈写过的纸的习惯,当她看到这张纸上有字,于是就问“不中写、不中用吗”,并补上理由“这有字”。可见也属于程度很低的疑问句。只有(8)和(9)属于高疑问句,亦即D在问话时,并不知道妈妈“能不能上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据观察,儿童最先产生的是祈使句,接着是陈述句,后来才产生疑问句。在此阶段以低程度疑问句为主,以这种问句来要求成人对自己的判断给以证实或是对自己的请求给以表态,使我们看到了这种问句与祈使句和陈述句之间的发生学上的联系。

2.2 发展阶段

在发展阶段“吗”问句出现了三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第一,使用频率激增。在T2:6、2:8和2:10三个月的12小时的录音中,使用了47次“吗”问句,平均每4小时近16次。这与发生阶段2:3的4小时录音才使用2次相比,使用频率增长了7倍。

第二,此阶段“吗”问句出现了较明显的格式化倾向。D较多地使用“能……吗”格式。例如:

(10)〔爸爸为D洗好枇杷果,D

问:〕我能吃了吗?

(11)妈妈,能带我去买大西瓜吗?

(12)这样的小伞能这样转吗?

(13)瓜子能这样磕吗?

在D2:4~2:10时期中,收集到“吗”问句21例,其中“能……吗”格式为14例,约为67%。T较多地使用“是……吗”格式。如:

(14)这是蚂蚁吗?

(15)硬币就是钱吗?

(16)是洗了吗?

(17)是你接我回来的是吗?

在T2:6、2:8和2:10三个月的录音中,收集到“吗”问句47例,其中“是……吗”格式28例,约为60%。

D和T为什么使用不同的格式,原因还不清楚,也许是由于男女性别在观察认识世界的兴趣点上已经开始出现分化,也许是由于两个儿童所接触的语言环境不同。但是,此阶段都表现出格式化的倾向,而且使用频率也非常接近,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表现出儿童“吗”问句发展过程中的共性规律,如果不是偶然巧合的话。

第三,高疑问句使用数量增加。比如T在2:8的四小时录音中共使用了31次“吗”问句,其中高疑问句为14次,低疑问句为17次,其比例约为45:55。高疑问句的增加,表明儿童此阶段求知欲的发展;就语言方面而言,则说明儿童对于问句同祈使句、陈述句的不同功能已逐渐明确,促使“吗”问句向成熟的阶段发展。

2.3 成熟阶段

2:11以后,儿童“吗”问句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特点有三个。

第一,W出现了否定形式。如D的例子:

(18)屙不下来屎,不是很可怜吗?

(19) 妈妈,我记得是三本书,怎么一本了?不是三本吗?

(20) [姐姐说:“明天零下三度。”D听到后说:]那不更冷了吗?

(21) 你不是不起床吗?怎么又起床了?

再看T的例子:

(22) 怎么还没录音完吗?

(23) 昨天我没有吵你们吗?

(24) 你不住广东吗?

在这些句子中,有许多是不符合目标语言的规则的。如(19)、(22),这表明了儿童极力使用语言来表述自己思想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儿童语言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观察D的例子,可以发现她所使用的W多为“不是……”格式,而且(21)还发现了双重否定的现象。T的例子中,有“没、没有;不”两类否定词。

否定形式的W的出现,是“吗”问句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飞跃,是其进入成熟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认知角度来看,对否定命题提出疑问比对肯定命题提出疑问更困难;从语言方面来看,“吗”问句同反复问在功能上有诸多相同之处,但反复问只能使用正反相叠结构来提问,不能从否定的角度进行提问,因此,W为否定形式的“吗”问句,其功能是非反复问所不能代替的,因此标志着“吗”问句的使用功能开始健全。

第二,“吗”问句开始从较为集中的格式中冲脱出来。在发展阶段,D较多地使用“能……吗”格式,但此阶段这种格式化倾向逐渐消退,W变得丰富多彩。例如:

(25) 妈妈,你睡觉吗?

(26) 姑姑,你有办法吗?

(27) 妈妈,你需要帮忙吗?

(28) 哎,姐姐,看我漂亮吗?

(29) 爸爸,我想回去,你同意吗?

(30) 那个伯伯住得远吗?

(31) 你小时候哭过吗?

(32) 他喜欢其他孩子吗?

(33) 你不是要吃香蕉吗?为什么又不吃香蕉呢?

T在前一阶段较集中地使用“是……吗”格式,但是,从3:3、3:5和3:7的录音统计来看,“是……吗”只有19例,占此期“吗”问句的58例的33%,使用频率下降约27%。

第三,无疑问句的出现。D的(18)~(21)都是无疑问句,用来表示反问。T在三岁以后也有不少无疑问句。无疑问句不仅使用W为否定形式的格式,而且也使用W为肯定形式的格式。下面是D使用肯定形式的W所构成的无疑问句:

(34) 你抽烟,那一次就生病了。你还抽烟。还抽烟,下次还生病,知道吗?

(35) [打雪仗摔倒了,自我辩解道:]那雪那么厚,我能跑得了吗?

从W的形式上看,有肯定形式,也有否定形式,从格式化的约束中冲脱了出来,变得丰富多彩;从疑问程度上看,有高疑问句、低疑问句和无疑问句。这表明儿童已可以较自由地使用“吗”问句,并找到了从否定角度提问的属于是非问句特有的功能,因此可以说此阶段已进入成熟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此阶段儿童的“吗”问句已经十分完善,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发展。但是,“吗”问句的基本功能已经具备,其用法已接近目标语言。

2.4 “吗”问句的发展特点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吗”问句的主要发展情况列表如下:

表 1

| 阶 段 | | 发生阶段 | 发展阶段 | 成熟阶段 | |
|------------------|------------------|-------------|--------------|-----------|----|
| 年 龄 | | 2:0~ 2:3 | 2:4~ 2:10 | 2:11 ~ | |
| 主 要 特 点 | 使用频率 | 低 | 高 | 更高 | |
| | 疑 问 程 度 | 高 | 少 | 增多 | |
| | | 低 | 多 | 多 | |
| | | 无 | 无 | 无 | |
| | W 的 情 况 | 肯定形式 | 有 | 有 | 有 |
| | | 否定形式 | 无 | 无 | 出现 |
| 格式化 | | 无 | 有 | 消退 | |

从表1可以看出,“吗”问句的发展具有三个特点:1、使用频率由低到高;2、疑问程度开始以低疑问为主,经过高疑问句的增加,最后发展为三级疑问程度俱全;3、W由肯定形式开始,中间经过格式化倾向,发展到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俱全,并随着格式化的消退而出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三 “吧”问句的发展

D和T“吧”问句的发展时间差异很大,须分别叙述。先看D的情况。

3.1 D的“吧”问句发展

D的“吧”问句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1~2:3为发生阶段;2:4~2:7为发展阶段;2:8以后为成熟阶段。

3.1.1 发生阶段

D的“吧”问句在2:1时开始发生。一开始D主要用“吧”问句询问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例如:

(36)〔抱着鸽子,给鸽子讲影集上的照片:〕××(D的乳名)讲书,鸽鸽

听。这是邢爷爷,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这是××(D的乳名)。讲得好看吧?

(37)〔穿上一件花衣服,问:〕好看吧?

(38)〔唱完了儿歌《小燕子》,问:〕好看吧?

(39)〔背诵了一首诗,问:〕好看吧?后来,开始用“吧”问句询问事情等。例如:

(40)你知道×××吧?(×××是D的表姐的名字)

(41)〔跟妈妈做游戏,要妈妈装死,然后扎进妈妈的怀里问:〕活了吧?活了吧?

(42)〔看见妈妈擦去眼睛上的眼药水,问:〕妈妈,好了吧?

由询问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到询问事情等,说明儿童的认知水平的发展,她的兴趣点由“自我”开始向“我之外”转移,这必然会使她的视野逐渐扩大,看待世界的视角逐渐广阔。从问句的使用上来看,“吧”问句适用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

这些问句都属于低疑问句。凭她的经验,她知道人们会对她的这些行为作出阳性的肯定反应,并非完全客观地询问。

(40)中,她明白听话人知道她表姐;

(41)中,她跟妈妈已作过多次这样的游戏,当她一扎进妈妈怀里时,装死的妈妈便装作活过来的样子,因此她知道这次扎进妈妈怀里,妈妈也会“活”的;(42)中,她知道当人们把眼药水从眼睛上擦去,就可以睁开眼了(当然眼病并不会立时痊愈)。因此关于询问事情的“吧”问句也都是低疑问句。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吧”问句都是低疑问句。

3.1.2 发展阶段

此阶段有两个较有意义的发展。第一，W出现了否定形式。例如：

(43)〔吃完了蛋糕，问：〕没有了吧？

(44)〔见妈妈不舒服，忙递给妈妈一块糖让妈妈吃，问：〕没有病了吧？

(45)〔头撞到了电视柜的玻璃上，担心玻璃会被撞坏，问：〕没有撞坏吧？
W的否定形式只发现用“没有”，此阶段尚未发现用“不”。在下一阶段，发现了“不”，但总的来看，含“不”的否定形式较少的。关于否定形式出现的意义，参见§2.3对于“吗”问句否定形式出现的论述。

第二，D开始用“吧”问句表示祈使。例如：

(46)〔要求姐姐抱她撒尿〕你可以抱我吧？

(47)〔要爸爸为她换一张纸作画〕爸爸，换换纸吧？

(48)〔对爸爸说：〕把妈妈弄起来，咱们写字吧？

(49) 姐姐，别说那句话了吧？

很显然，这些“吧”问句的疑问程度是极低的，处于与祈使句的交叉模糊地带，只起委婉表达祈使的作用。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只是对她的请求能否被接受还有疑问。但是，这些“吧”问句句尾都是高调，与伴之并生的大量的纯表祈使的“吧”字句不同。下面是些句尾低调的非问句：

(50)〔一边玩玩具小鸟，一边自语：〕小鸟，摸摸它的尾巴吧！

(51)〔爸爸要带她出去玩，她拒绝说：〕噢，你去吧，我去过了。

(52) 妈妈，你为什么不高兴呀？你高兴点吧！

表祈使的“吧”问句同纯表祈使的“吧”字句，在语调和使用方面的区别还

是较明确的。

3.1.3 成熟阶段

成熟阶段除了继承以上两段的发展成果之外，开始出现了反诘或反对的无疑问句。例如：

(53) 那一天，我上姐姐家，你忘了吧？

(54)〔妈妈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你没有听见我说话吧？我刚才。（我刚才说过）

(55)〔姐姐问：你怎么知道人家不高兴？D答：〕你没看见是吧？

(56)〔爸爸说她脚板脏，她抬起脚让人看，说：〕看，不脏吧？

(57)〔积木倒了，她责备妈妈〕我不叫你摆倒，这不，摆倒了吧？

(53)是对别人说她没去过姐姐家的反驳；(54)是对她已说过而别人又问的诘难；(55)一(57)情况类同。

到此为止，D的“吧”问句的用法已基本具有了成人“吧”问句的各种功能，臻于成熟。

3.2 T的“吧”问句发展

T的“吧”字句是在2:3时开始产生的，但一直是句尾低调，用来表示祈使等非疑问意思。直到3:0以后，才出现了句尾高调的“吧”问句。例如：

(58) 你看，这是日本鬼子吧？

(59) 你看，这个是红的吧？

(60) (你)挡不了，我打赢了吧？

(61) 我头上长了个东西。〔父亲摸了一下，T说：〕是的吧？

这些“吧”问句也都是低疑问句。从上下文语境和对于T的知识背景的了解可以知道，(58)一(61)，T对W也有较多的了解，使用“吧”问句，只是希望得到证实。

在3:7之后，T使用了W为否定形式

的“吧”问句。例如：

(62) [T问妈妈：今天有没有《巴巴爸爸》？妈妈答：不知道。T推测说：]可能没有吧？

在3：7之后，T的“吧”问句还处在发展阶段，我们还不知道他将什么时候出现表反诘或反对的无疑问句。但是从3：0~3：7的发展来看，虽然在发展时间和发展细节上与D有所不同，但是发展步骤却是大体相似的。

桂诗春先生(1985：57)曾经指出，考察儿童语言的发展必须考虑认知复杂程度(cognitive)和语言形式的复杂程度(formal complexity)。儿童在大体相同的时间内会发展起某种认知能力，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吧”问句的复杂程度也是一定的，因此，D和T在发展步骤上大体相似是带有必然性和普遍性规律在内的。

3.3 DT“吧”问句发展差异的原因

DT“吧”问句在发展中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原因在于父母的语言背景和性别角色的差异。T的父亲是广东人，上大学之后才说普通话；T的母亲从小会说普通话，但平时也讲武汉话，粤方言和武汉话都较少或不使用“吧”问句，因此，T的父母即使在讲普通话时，也较少使用“吧”问句。而D的父母是河南人，不管是讲河南话或是普通话，都较多地使用“吧”问句。T是男孩，其家长有意无意地在以男性的角色塑造他，希望他讲话干脆些，因此，T使用“吧”问句得不到鼓励，甚至会受到成人有意无意的压抑。D是女孩，使用“吧”问句能较好地表现女性角色，因此，家长对她讲话时多用“吧”问句。父母的语言背景和对男女角色的期望，造成了DT习得

“吧”问句的差异。

李宇明、唐志东(1988)在讨论D、T反复问句发展时也曾经指出了因家庭语言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差异，并认为：“差异性可能与诸多因素有关，但主要受制于儿童后天的语言环境。”李宇明(1989)在讨论文化对儿童语言习得影响时，也列举了儿童语言习得的诸多差异和诸多原因。这说明儿童在习得语言过程中的差异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之所以会有此普遍性，是因为儿童所接触到的语言是儿童赖以加工处理形成范式的基础，儿童在后天语言现象有差异、各种语言现象使用频率有差异，因父母引导的不同而带来儿童习得语言的兴趣点有差异，如此等等，便使儿童语言习得方式、速度和某些细节出现各种各样的差异。前面讲到，儿童语言发展的步骤是大体相似的。习得步骤上的大体相似性和习得方式、速度、细节的差异性，构成了儿童语言习得的两大相互辩证作用的规律性的现象。

3.4 “吧”问句的发展特点

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吧”问句的主要发展情况列表如下：

表 2

| 阶 段 | 发生阶段 | | 发展阶段 | 成熟阶段 | |
|---------|---------|---------|---------|---------|----|
| | D | T | 2:4~2:3 | 2:4~2:7 | |
| 年 龄 | 2:4~2:3 | 3:0~3:6 | 3:7~? | 2:8~ | |
| 主 要 特 点 | 疑 问 程 度 | 高 | 无 | 无 | 无 |
| | | 低 | 有 | 有 | 有 |
| | | 无 | 无 | 无 | 出现 |
| | W 的 情 况 | 肯 定 形 式 | 有 | 有 | 有 |
| | 否 定 形 式 | 无 | 出现 | 有 | |

表2主要以D的情况为依据,因为T的“吧”问句还未进入成熟阶段。从表2可以看出,“吧”问句的发展具有两个特点:1、疑问程度开始是低疑问句,在成熟阶段出现无疑问句;但始终没有高疑问句,因为在目标语言中,“吧”问句也不会有高疑问句^③。2、W由肯定形式开始,发展到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俱全。

四 “吗”“吧”问句

使用上的S型期望

4.1 S型期望

就一般情况而言,问话人都希望问而有答。“吗”“吧”问句是非问,就客观情况而言,既可以从“是”方面给以回答,也可以从“非”方面给以回答。但是,儿童在使用“吗”“句”问句时往往有一种期待,希望听话人能给以“是”的回答。我们把这种使用上的心理期待称为S型期望。例如:

- (63)D 我看这个电视好吗?
妈妈 不行。
D 为什么?
妈妈 吃饭。
- (64)D 妈妈,再睡两分钟,我起床吧?
妈妈 不行,还得睡一个钟头。
D 为什么还要睡一个钟头?
我不明白。
- (65)姑姑 这是十足鸟。
D 是老鹰吧?
姑姑 不是老鹰,是十足鸟。
D 不是十足鸟。那我看着象老鹰呀!

(63) — (65), 儿童虽然使用的是“吗”问句或“吧”问句,但是,当成人从“非”的方面给以回答时,却表现得

不满意,要么对成人的回答再提出疑问,要么提出相反的意见。这表明儿童在使用“吗”“吧”问句时,是期望得到“是”的回答的。

有时,儿童明知自己的提问别人回答“非”的可能性很大,但仍然期望着别人从“是”的方面作答。例如:

- (66) [D不想去幼儿园,大人不同意,但是D仍对妈妈说:] 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是吧?

大人已明确表态必须去幼儿园,但她仍用“吧”问句表示自己倾向性的意见、希望大人给以“是”的回答。

S型期望在反复问句中也存在,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问句使用期望。例如:

- (67)D 爸爸,你昨天晚上打了我,你说错了不?
爸爸 不错。
D 错了!
- (68)D 妈妈,你说让我上幼儿园错了没有?
妈妈 我怎么错了?
D 幼儿园里没有汉字积木,也没有搭房积木,只有颜色积木,不好玩,我不想去。
- (69)T 手上还有没有油啦?
妈妈 没有啦。
T 手上,我的手上。
妈妈 你的手上啊,没有啦。
T 有。

在这三例中,儿童分别使用“x不”“x没有”和“有没有x”三种格式的反复问,但从对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儿童并不希望给以否定性回答,而是希望给以肯定性回答。

4.2 S型期望产生的原因

S型期望是受此期儿童的认知能力和

心理发展水平制约的。B·J·沃兹沃思(1986:106)在介绍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原理时指出,自我中心主义是儿童认知发展的经常伴随物。儿童在前运算时期,即2:0~7:0时期,儿童的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为,他不能区分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并认为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S型期望正是导因于皮亚杰的所谓的自我中心主义。

如前所见,儿童的“吗”“吧”问句以低疑问句为多,这种低疑问句由于儿童对W已有所了解,所以就必然对答案带有一定的倾向性^⑨。这种倾向性在自我中心主义的作用下,儿童就会认为自己的倾向是正确的,而且听话人也应具有这种倾向,于是在使用问句时就期待着听话人以这种倾向作答。儿童的倾向多是一种S型倾向。儿童虽然早就有反映肯定思维和否定思维的句子,但其肯定句要比否定句多。在儿童看来,肯定的方面多是受益的,否定的方面多是受损的,因此,儿童使用问句的倾向也多是肯定性的。这样就决定了儿童的期望是一种S型期望。

4.3 S型期望对问句发展的影响

比较表1和表2,会发现“吗”“吧”问句在发展上有三个特点:1、都是以低疑问句开始,而且整个发展过程中低疑问句都占多数,高疑问句或无疑问句产生较晚;2、W的否定形式晚于肯定形式的出现,而且使用频率一直不高;3、D的“吧”问句比“吗”问句晚产生一个月,但却比“吗”问句早三个月进入成熟期。

造成这三个特点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S型期望也是复杂原因中的一个。低疑问句比较适合于S型期望,因此成为常用句子;“吧”问句没有高疑问句,“吗”问句有高疑问句,而且相同的W,带上

“吗”比带上“吧”疑问程度要显得高一些,所以,“吧”问句比“吗”问句更适合于表达S型期望,发展也就快一些。当然,T的“吧”问句发展慢是另有原因的。

否定形式晚于肯定形式出现,除了否定形式在认知和语言难度方面高于肯定形式之外,肯定形式比否定形式更适合于S型期望,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五 结 语

5.1 “吗”问句在2:0时发生,2:11时进入成熟期,一开始以低疑问句为主。后来高疑问句有所增加,最后发展出无疑问句。在发展过程中,“吗”问句出现格式化倾向;到了成熟期格式化逐渐解体,并发展出从反面提问的格式。

5.2 “吧”问句在2:1时发生,但在2:8时就进入了成熟期,比“吗”问句发展迅速。一开始只有低疑问句,后来发展出无疑问句和从反面提问的格式。不过,由于语言环境和性别角色的影响,儿童“吧”问句的发展有较大差异,但是,其发展阶段是基本相似的。

5.3 儿童在使用“吗”“吧”问句乃至反复问时,明显地具有要求听话人给以“是”的回答的期望。这种期望受制于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心理发展水平,但反过来对于问句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5.4 本文结论只是从两个儿童的有限语料中得出的,是否具有普遍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本研究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系,提供一些思路和线索。而且,如果儿童语言习得的步骤和特点大体一致的话,个案研究的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

①陈炯先生没有论及“W吧”。而且吴宗济先生(1982)指出:“疑问句的句式如果是在句尾有疑问助词,如‘吗’…则全句一般都与平叙句的调型相同。句尾也不会升高。”这种看法显然与陈炯先生不同。不过,我们研究的是儿童的话语,同成人的话语不同。因此这种情况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②这种分歧陆俭明先生(1984)曾作过总结,请参看。不过,就儿童的“W吗”和“W吧”问句来看,似乎疑问语调和“吗”“吧”都负载疑问信息。对此准备另文讨论。

③“:”前表示岁数,“:”后表示月数,如2:3就是二岁三个月。

④〔 〕内表示话语背景,()内是对例句的说明。

⑤赵元任先生(1979:356)曾指出,“W吗”这种问句“对于肯定的答案抱有或多或少的怀疑,也就是可能性在50%以下”;“V—不—V的问话是不偏于哪一边的……在问话人的脑子里是各占50%。”本文关于疑问程度的划分不是从对于答案的测度方面来看的,因此,同一句式可能所包含的疑问程度并不相同。与赵先生的说法不是一回事。黄国营先生(1986)曾运用五值逻辑系统来处理“吗”问句的潜知(presupposition)。这种潜知同我们所讲的疑问程度非常接近。本文的高疑问句相当于他的SQ₁,低疑问句相当于他的SQ₂和SQ₃,无疑问句相当于他的SQ₀和SQ₁。在下文中,我们把这种系统推选运用于“吧”问句,由于“吧”问句没有高疑问句,因此不存在真的概率为 $\frac{1}{2}$ 的情况。

⑥儿童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对目标语言(即成人使用的语言)常有所偏离,在成人看来是不合格的。但在儿童当时的语言系统中是合格的,下文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不再一一指明。

⑦转换生成语法学认为,疑问句可以看成是由陈述句转换出来的句式。这种看法也适应于个体发生。从儿童语言习得的顺序看,疑问句不仅同陈述句有联系,而且同祈使句也有联系。

⑧吕叔湘先生(1982:297—299)指出“W吧”表示将信将疑,是介乎直陈和询问二者之间的。朱德熙先生(1982:211)指出:“用‘吧’字表示说话的人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还不能确定,提问是为了让对方证实。”胡明扬先生(1981)、陆俭明先生(1984)等也有类似的论述。可为依据。

⑨儿童问句的这种倾向性,可能同成人与儿童交谈时所使用问句的特点也有关系。李宇明等(1987)指出,成人与儿童交谈时所使用的问句,多是无疑问,问句本身就暗示了儿童该怎样回答,包含着问话者的期待。这种问句的使用目的不在于“问”,而在于启发儿童思考,或是要求儿童给以信息反馈,或是给儿童以诱导提示。这种特点可能对儿童问句的倾向性有较大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 1、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
- 2、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 3、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
- 4、陈炯《北京话声调的音域和语调》，载林焘等《北京语音实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 5、吴宗济《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变化》，载《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
- 6、胡明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载《中国语文》1981年5、6期。
- 7、陆俭明《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载《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 8、黄国营《“吗”字句用法初探》，载《语言研究》1986年第2期。
- 9、〔瑞士〕J·皮亚杰、B·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 10、〔美〕B·J·沃兹沃思《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周镐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 11、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
- 12、李丹主编《儿童发展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 13、李宇明等《试论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特点》，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6期。
- 14、李宇明、唐志东《三岁前儿童反复问句的发展》，1988年北京青年语言学沙龙讨论会论文。
- 15、李宇明《文化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1989年全国第二次社会语言学讨论会（江西九江）论文。

《赫哲语》和《鄂伦春语》（英文版）出版

张彦昌、张晰、戴淑艳合著的《赫哲语》（*The Hezhen Language*）（全书约10万字）和张彦昌、李兵、张晰合著的《鄂伦春语》（*The Oroqen Language*）（全书约13万字）1989年7月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赫哲语和鄂伦春语均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支。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两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静态描写。这两本书均用英语写成，采用国际音标注音，每一例句都有英语的直译和意译，书末分别附有赫哲语—英语、鄂伦春语—英语的词汇表，这将极大地方便国外同行了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状况，有利于我们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矛 头）